

教育部高教司组编

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

大学语文

(第八版)

主编
周圣伟

教学用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194
28D

大学语文

教学用书

(第八版)

DAXUEYUWEN

主编 周圣伟
编者 方克强 方智范
周圣伟 陶型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第八版)教学用书/周圣伟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
ISBN 7-5617-4405-6

I. 大... II. 周... III. 汉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3468 号

大学语文(第八版)教学用书

主 编 周圣伟

策划组稿 大中专教材事业部

责任编辑 姜汉椿

美术编辑 高 山

封面设计 刘 莹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6

字 数 37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7-5617-4405-6/G · 2565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2004年早些时候,国家有关部门把原国家教委高教司为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而组织编写、出版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因而,主编徐中玉先生和齐森华先生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随即组织编写组成员,对该书进行了规模较大的修订,并以“《大学语文》(第八版)”的名义出版。与该课程以往的一些教材相比,《大学语文》(第八版)在篇目选择和体例编排上均有一些新的构想,有些篇目的教学侧重与以往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应两位主编之命及华东师大出版社之约,编写了这本教学用书,以期有关教师和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或参考。

本书从教材中遴选了七十余篇课文进行讲解评析,并将讲析内容划分为“背景简介”、“内容述评”、“艺术赏析”三个方面。“背景简介”立足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课文而介绍一些有关的知识,内容包括课文的写作年代,写作缘起,作者的遭际、思想、情感等具体背景及相关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总体背景。“内容述评”一是通过归结层次或段落大意,分析课文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指引把握作品脉络的门径;二是在概括课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揭示其主旨,评判其思想价值、认识意义或欠缺不足之处。“艺术赏析”则依据、参考教材中的“提示”,择其主要,结合作品实际作具体的分析阐发,既注重各篇课文本身的艺术特点,也有意顾及鉴赏文学作品艺术特色的一些基本角度,并力图将方法渗透其中。另外,绝大多数讲析文章的后面,都附有“资料链接”一栏,辑录了古今的一些史料、评论、论著篇名以资参考查检。因时间紧促,少数几篇课文的参考资料一时难以搜集,只得暂付

阙如。

本书各篇的讲析内容,既有我们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粗浅体会,也参酌、吸收了有关文章书籍的一些见识,书中实难一一列举标明,谨此统致谢意。

本书统稿付梓前夕,我因病住院十余天,延误了该书编辑、出版的日期,使原本紧促的时间变得更加紧迫。幸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宽大为怀,多所谅解,且鼎力相助,致使本书仍然能够按时出版。在此由衷感谢。

我们几位,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但见闻孤陋,学识疏浅,因而书中的疏漏错舛恐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师长、同行及广大学生不吝指正。

周圣伟

2005年7月1日

目 录

编写说明	1
《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1
杜甫《羌村三首》	4
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8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2
杜甫《北征》	15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21
穆旦《赞美》	26
《庄子》《秋水》(节选)	29
胡适《容忍与自由》	34
屈原《离骚》(节选)	37
陶渊明《饮酒》(其五)	43
苏轼《前赤壁赋》	49
黄庭坚《登快阁》	54
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57
《诗经》《采薇》	61
《左传》《秦晋殽之战》	65
高适《燕歌行》	69
李商隐《锦瑟》	74

李煜《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	77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80
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	85
蒲松龄《婴宁》	90
老舍《断魂枪》	95
契诃夫《苦恼》	98
《诗经》《蒹葭》	101
汉乐府《陌上桑》	106
秦韬玉《贫女》	112
周邦彦《兰陵王》(柳)	114
姜夔《暗香》	118
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123
宗臣《报刘一丈书》	126
徐志摩《再别康桥》	129
钱钟书《吃饭》	132
史铁生《我与地坛》(节选)	135
莫泊桑《绳子的故事》	138
欧·亨利《麦琪的礼物》	141
韩愈《祭十二郎文》	144
戴望舒《雨巷》	147
季羨林《二月兰》	150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153
张洁《拣麦穗》	156
屈原《湘夫人》	159
白居易《长恨歌》	164
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170
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	173
陆游《沈园二首》	176
吴组缃《棗竹山房》	178
司马迁《李将军列传》(节选)	181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	185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	188
袁宏道《徐文长传》	191
施蛰存《纪念傅雷》	194
斯蒂番·茨威格《世间最美的坟墓》	197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200
李华《吊古战场文》	203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206
王粲《登楼赋》	209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212
王勃《滕王阁序》	215
李白《蜀道难》	219
杜甫《秋兴八首》(其一)	222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	225
史达祖《双双燕》(咏燕)	228
张岱《西湖七月半》	231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233
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	236
朱光潜《咬文嚼字》	240
萧伯纳《贝多芬百年祭》	243

《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

背景简介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王权要竞相收揽各种人才以备不时之需,因而养士之风盛行。著名者如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公子无忌、齐国孟尝君田文,也就是史家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其中孟尝君尤其出名,据说门下食客有三千之众。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特定阶层,士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有策士、侠士、隐士等多种类别。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或逞舌辩游说诸侯,出谋划策;或凭才智托身权要,排忧解难;或恃武力横行天下,除暴安良,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中,发挥了比较特殊的作用。《战国策》的主要内容,就是记载这些士的各种活动。尽管《战国策》的作者非止一人,但是对士的赞赏褒扬却高度一致。这是《战国策》一书一个明显的思想倾向。这一倾向本身虽无可厚非,但有的作者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甚至爱屋及乌,对一些士的权谋、诡辩、不择手段猎取功名富贵亦持欣赏态度,则显然是不能令人首肯的。

本文作者通过冯谖为孟尝君营就“三窟”,巩固政治地位的事例,颂扬了士的谋略才智及政治能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

内容述评

本文可以分为三部分。一、二两段为第一部分,写冯谖初为孟尝君门客时的情状;三、四、五三段为第二部分,写冯谖为孟尝君“市义”的经过;其余为第三部分,写冯谖为孟尝君营就“三窟”。文章篇幅不长,其思想内容有两点颇值得注意。

一是对民心向背的重视。春秋战国之交,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和各种矛盾的尖锐冲突,导致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显著变更,其明显标志之一,就是统治者对民心向背的重视,将其看成是自身统治是否稳固的关键。《战国策》于此多有反映。如《齐策四》记赵威后所云:“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明确认为民心安定是稳固统治的基础,轻视人民就是舍弃根本。本文记冯谖为孟尝君到薛地去收债,假矫其命焚毁债券“市义”,实际上是在为孟尝君收揽民心。孟尝君起先并不理解,对此颇为不满,直到他被罢去相位归居薛地,看到封地的百姓扶老携幼、郊迎百里之时,才意识到冯谖的良苦用心和焚债市义的深远意义。从文章本身看,冯谖之重视民心,是为了巩固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反映出本文作者的思想观念,反映出他对民心向背的重视。

二是对“士”的褒扬和称颂。文章刻画冯谖形象,虽然也涉及其他一些方面,但主要是突

出冯谖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及其为孟尝君巩固在齐国的政治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据史书记载,孟尝君对薛地的百姓剥削甚为苛刻,他向薛地农民所收的高利贷利息,一次即达十万钱之多。冯谖认为,这是自毁根基。所以,在孟尝君以“视吾家所寡有者”回答他“何市而返”的请示后,他即自作主张,焚毁债券而收买民心,为孟尝君夯实根基。后来,当孟尝君被齐王免职、赋闲居家时,冯谖又游说梁王,制造舆论,逼迫齐王不得不重新起用孟尝君为相。此时,他又告诫孟尝君要齐王“立宗庙于薛”,以防止反复。为孟尝君营就了“三窟”,确保孟尝君在齐国的政治地位安然无虞。对冯谖的这些计谋,作者是由衷钦佩,非常激赏。慨然叹曰:“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热情赞扬了冯谖的聪明才智和他的政治能量。王安石曾经讥讽孟尝君的三千门客都是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算不上是能得士之人(见其《读孟尝君传》),即以冯谖而论,王安石的看法也有失允当。

艺术赏析

一、欲扬先抑

本文刻画冯谖形象,采用了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一开头,作者介绍冯谖因“贫乏不能自存”才托人引荐,到孟尝君门下做食客的。而且,他“无好”、“无能”,却不知餍足,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给人以平庸、贪婪、得寸进尺、缺乏自知之明的感觉。然而,随着冯谖自告奋勇到薛地收债,先后为孟尝君营就“三窟”的叙述,我们发现,冯谖居然是一个才具出众、见识通达的能人,先前对他的一些印象,其实是落入了作者精心设置的“陷阱”。冯谖自谓“无能”、“无好”,并非一无所长,而是老成持重,不显山露水;他再三弹铗而歌,要这要那,并非是不自量力、无理取闹,而是自恃才华,不甘屈居人下,试探孟尝君是否真的礼贤下士;而他“揭其剑,过其友”,宣称“孟尝君客我”,亦非吹嘘张扬自己得到的礼遇,而是为自己受到尊重、为自身价值得到认可而由衷欣喜。经过如此的抑扬折转,作者生动地展现出了冯谖的奇特风采,给人的印象殊为深刻。

二、映衬烘托

为了突出冯谖的才能,作者巧妙地以孟尝君及其手下门客进行映衬烘托。冯谖的才能未显露之前,一直受到孟尝君左右的蔑视,嘲笑,乃至憎恶,然而当孟尝君“出记”,询问门下食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时,众多门客竟无一人响应,反而是被左右“贱之”、“笑之”、“恶之”的冯谖自告奋勇,担当此任。其中意味,不言而喻。

而以孟尝君态度的转变来烘托冯谖的不同凡响,则更富意味。素以礼贤下士著称的孟尝君,起初并不认识冯谖的才能与价值,他之所以在冯谖回答“无能”、“无好”后仍然“笑而受之”,接纳冯谖,其实是以“多养一个也无妨”的无所谓态度来显示他的宽容大度,所以其左右才会“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而当冯谖三弹其铗,索鱼索车时,孟尝君虽然满足了他的要求,但并未意识到这是才具之士的不平之鸣。冯谖毛遂自荐到薛地收债,他才觉悟“客果有能也,吾负之”,连连道歉,但对冯谖才能的认识并不明确,以至当冯谖焚券市义,要他“拊爱子其民”时,他率然“不说”,悻悻而道:“先生休矣。”直至被齐王罢相,回到封地,看到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他才真正认识到冯谖“市义”的良苦用心,认识到冯谖政治眼光的长远。由是,在后来冯谖为他营造另外“二窟”时,他言听计从,对冯谖极度信任。孟尝君对冯谖态度逐渐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冯谖的杰出才能逐步显露的过程,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依,以此映衬烘托,有力地凸现了冯谖的卓越不凡。

三、尺水兴波

从叙事角度看,本文也颇有技巧。如第一部分叙述冯谖初为孟尝君食客时的情状,先以冯“无能”、“无好”作铺垫,尔后一再写他弹铗而歌,要求提高待遇;当要求得到满足、他自己也认为“孟尝君客我”时,读者皆以为此事已经终结,但作者却又写到“后有倾,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再掀波澜,以此坚固冯谖不知餍足的假象,为后文的折转暗中蓄势。又如第二部分叙述冯谖焚券市义,也暗伏机窍。一是冯谖市义而不市其他出人意料,二是孟尝君由不悦到叹服的转变令人感喟。文章篇幅尽管不长,但作者叙事曲折生动,每有波澜,使人读来趣味良多。

(周圣伟)

背景简介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很快就攻占了长安,杜甫扶妻携子颠沛流离在难民的行列之中。不久,他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便只身北上灵武,投奔刚即位的唐肃宗。不料,半路上被叛军抓住,押至长安。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赶往凤翔,穿着麻鞋叩见肃宗,被授为左拾遗。长安收复后,杜甫随肃宗回到长安,但旋即又因直谏犯颜而获罪,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他便永远离开了长安,漂泊终生。在乱离的三年左右时间里,杜甫眼见国家残破,人民遭难,写下了一系列不朽的动人诗篇,其中有著名的《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羌村三首》就是杜甫在凤翔因得罪皇帝而被放还鄜州羌村探亲时所写。这时,他已有十个月与家中不通音讯。由于兵荒马乱,情况不明,传说纷纭,诗人时刻惦念家中妻小,而妻子在家也日夜为他悬心吊胆。《羌村三首》就是写杜甫这次探亲到家后的悲欢情景。

内容述评

诗共三首。

第一首抒写诗人刚到家时悲喜交集的情景。主要由一个主旨、三个场面构成。“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是诗的主旨,抓住“能活着回来是偶然现象”这一特定社会的人生境况,把“世乱”的程度深刻揭示出来,统领诗中所描述的三个动人场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写妻子突然看到丈夫活着回来时的感情变化和心理状态,真实而深切;“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写夫妻相见、悲喜交集的情景引起了邻居的广泛共鸣、喟叹、哽咽,场面十分感人;“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写夫妻深夜相对,总觉得是在做梦,意境深邃,耐人寻味。三个特写镜头,三幅动人画面,都是“世乱遭飘荡”的心理恶果,都是“生还偶然遂”的直切体现,集中反映出乱世给人们造成的普遍性内心创伤。

第二首抒写诗人回家后忧虑不安的心境。主题是“还家少欢趣”的情形和“抚事煎百虑”的心境。“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写孩子怕父亲再离去,缠绕不放,而诗人为国为民却必须再离去,于是对乱离中能否再活着回来的极度担心,就成了“还家少欢趣”的直接原因。“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写诗人虽然身在家中,但心灵却煎熬在忧国、忧民、忧家、忧己的焦虑之中,始终不得安宁,于是这忧愁难安的心境,就成为“还家少欢趣”的根本原因。“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写诗人急于借酒浇愁,以化解心中难以排解的痛苦。全诗扣住“少欢趣”,着墨“煎百虑”,把杜甫当时忧虑不安的心境揭示得淋漓尽致。

第三首抒写村中父老登门时宾主一起伤时感世的情景。“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写

酒的质量不好、数量不多,在展现杜甫与农民的友情中点染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通过父老解释“酒味薄”的原因,反映长期战乱给广大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写杜甫自觉身为朝廷命官,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为民众解忧的自我愧疚。“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展现出宾主共同伤时感世的悲恸场面,其中充满连苍天也无可奈何的苦痛。

《羌村三首》是事件连贯、主题集中的组诗。全诗截取诗人回家探亲时的一些生活片断和典型场景,以小见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时的社会现实,展现了长期动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灾难事件和场面,但却始终笼罩着浓郁而沉重的灾难阴影;特别是对“妻孥怪我在”、“相对如梦寐”、“畏我复却去”、“四座泪纵横”等情景中所蕴含的深度心理创伤的揭示,把当时那灾难的深重程度显现出来,更是入木三分。杜甫的诗歌最具现实主义精神,被誉为“诗史”,这从《羌村三首》中也可窥见一斑。

杜甫一生的思想行为始终在儒家界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所以诗中总是浸透着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羌村三首》写在他被贬官之时,自身的痛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把全部感情倾注给了灾难中的广大民众。“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兵革既未息”、“黍地无人耕”,“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他的心始终是与普通老百姓紧紧贴在一起的。特别是“艰难愧深情”中的一个“愧”字,昭示出他那真诚的自责之心;其实百姓的苦难决非他的失职,但他却把它承担起来,并为此而痛苦,这就是作为一名官吏的杜甫那一心为民的天地良心。杜甫活得很累、很苦,但却活得很伟大、很崇高。

艺术赏析

一、前后呼应、紧相关联

由几首诗组合而成的组诗,一般都有某种联系,但像《羌村三首》这样紧密相连者却很少见。如果把中间的“其一”、“其二”、“其三”拿掉,保留两个空行,就可以看作是分为三章的一首诗。其三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值得注意,因为它体现着诗人整体构思的严谨。

从时间上看,第一章是写刚到家时的情景,二、三章是写住下后的两种情景,推移有序。从内容上看,第一章是全诗的总起,其中“妻孥”四句开启第二章的内容,“邻人”两句开启第三章的内容。第二章承上启下,“娇儿”两句上承第一章之“妻孥”,后四句的“斟酌”则下启第三章的与父老共饮。第三章的“父老”上承第一章的“邻人”句,共饮场面则上承第二章的“斟酌”意。从中心思想看,第一章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主旨中,已包含着第二章“还家少欢趣”的主题,只是更具体、更深化了;第一章的“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句意中,也包蕴着第三章中“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的主题,只是更生动、更深沉了。

虽然全部三章的意境,都是笼罩在安史之乱的灾难阴影中,都是着眼于揭示社会动乱中人们深重的心理创伤,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必然的,但把这些场景组织得如此前呼后应、关联紧密、有条不紊,确是诗人善于驾驭复杂事物之整体构思功力的充分体现。

二、抓住具有心理深度的典型情景

诗人回羌村时的所见所闻毕竟有限,因而怎样通过这有限场景来反映广阔的社会内容和深沉动人的主题思想,就成为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太抽象概括了就不能生动感人,太生活化了就难以意味深长;于是诗人就别具匠心,着力于动乱时期人的特有心理,抓住具有心理深度的典型情景,以小见大,让人们在心理创伤中感悟社会灾难的严重程度。这是《羌村三首》最

突出的艺术特征。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这两句深微而准确地描绘出久无音讯、生死难料的丈夫突然闯进家门时，毫无思想准备的妻子的情感变化和心理活动过程：首先是“怪我在”，即惊怪丈夫竟能活着回来；这是只有在长期战乱、生命无常的灾难性时代，才会出现的一种反常心理。接着是“惊定”，先惊后定，这是一个在确认自己的丈夫真的活着回来后，心神渐渐安定下来的心理过程。最后是“拭泪”，这是在“惊定”之后，痛定思痛心情的外在显现，其背后是百感的交集。从“怪”到“惊”，到“定”，再到“拭泪”，将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变化过程刻画得十分精到，安史之乱给人们造成的深度心灵创伤也就跃然纸上了。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这是写诗人回家第一天晚上夫妻相对如梦境的情形。夫妻秉烛相对，已经到了半夜，仍然疑惑是否是在做梦，这就把“生还偶然遂”的反常现象和“妻孥怪我在”的反常心理，深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想想那夜阑更深、烛影摇曳、夫妻相对、默默无言的情景，不是梦幻是什么？这“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令人真切地感悟到当时人们的心理创痛是多么难以抚平。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战乱能得以完身归家，久别能得以夫妻团圆，这应当是十分庆幸和喜悦的事，但诗人还家却“少欢趣”，这一反常现象，足以见出生死无常的战争风云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多么深重的压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这不是饮酒自乐，而是心情痛苦难忍，急于借酒浇愁。禾黍还未收，已经看到糟床流出酒来，而且超越时空，把想象中“今后”可能有的“足斟酌”，视同“如今”的现实，这不是又在做梦吗？如此超常的心态，不是极度“煎百虑”的重压，能够形成吗？一个“赖”字，透露出诗人心痛难解、只能借酒自欺的心理。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有多少同情，有多少惭愧，有多少忧虑，有多少痛苦，既无可奈何，又难以言说，只能化作一首真挚哀歌，几声仰天长叹，借哭作一团的纵横老泪来宣泄。这是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映现出来的一幅最生动画面，而在这生动画面背后，却是千千万万颗在“忽刺刺似大厦倾”的国势和遍地哀鸿惊魂未定的民生中颤抖的心。

人心是时代的窗口，走进它，一切都能够洞烛幽深。

三、极炼如不炼的白描至境

清人施补华在《岷傭说诗》中赞叹说：“《羌村三首》，惊心动魄，真至极矣。陶公真至，寓于平淡；少陵真至，结为沉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清·高宗弘历敕编《唐宋诗醇》也说：《羌村三首》，“真语流露，不假雕饰，而情文并至。”由此看来，“真”、“至”二字，是对《羌村三首》艺术意境的最高评价。

《羌村三首》的“真”，至少体现在场景真、情意真、笔墨真三个层面。诗中所描述的诗人刚到家时悲喜交集的情景，在家逗留时“少欢趣”的情景，与家乡父老共饮时悲歌长叹的情景，都是真真切切、历历在目的。由此所感受到的社会动荡、民生艰难的精神重压，也是浓浓郁郁、感同身受的。这种场景真、感受真，显然是得力于诗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切体验，决非凭空设想所能敷衍。诗中所抒写的“生还偶然遂”、“抚事煎百虑”的不安心境，所揭示的“妻孥怪我在”、“已觉糟床注”的反常心态，所展现的“艰难愧深情”、“四座泪纵横”的无奈心情，都是真感情、真性情的率直流露，其深微之处，确实能够拨动人的本源良心。杜甫是个至情至性的人，并由此而升华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这是《羌村三首》情致深挚动人的根本原因。与场景之真、感情之真相应的是笔墨之真。这主要体现为全诗述事抒情的白描手法。纵观全诗，没有轰轰

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出人意料的构思,没有令人惊叹的表现方法,也没有点石成金的警句策语,没有用典,也没有象征,没有比拟,也没有夸张,似乎事事都是平常本色,句句都是日常口语;但就是这看似极其朴实的白描,却达到了深入浅出、平中见奇、以小见大、蕴意难穷的效果,这无疑是将白描手法建筑在真景物、真场面、真体验、真感受基础之上的缘故。“真境逼而神境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羌村三首》的“至”,是诗的意境所达到的程度问题:必场景美、笔墨美皆达到“至”的程度,然后才能有诗歌整体意境的至境。艺术至境是诗人在艺术造诣上臻于成熟的体现。杜诗一向以“词旨老当”、“锤炼精纯”著称。这“老当”、“精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一点也看不出作者炼意、炼法、炼句、炼字的用力之处,好像一切都是天然本色,一切都那么和谐精当。对《羌村三首》之白描手法所呈现的艺术造诣,就应当作如是观。古人云:“极炼如不炼。”由于炼到了极点,见不到任何人为加工痕迹,就如同没有炼过一样,这是艺术审美造诣的最高境界。

资料链接

一、集评补选

《羌村》只是一真,遂兼众妙。(《纡斋诗谈》)

三诗俱脱胎于陶。(清·蒲起龙《读杜心解》)

三首哀思苦语,凄惻动人。总之,身虽到家,而心实忧国也。实境实情,一语足抵人数语。(清·唐汝洵《古唐诗合解》)

二、参考文章

《一幅逼真的离乱图》 叶正猛《语文园地》1982.2

(陶型传)

作者简介

张养浩是元代前期著名散曲作家。历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为人正直,曾因上疏批评时政,惧而辞官归隐多年。晚年担任陕西行台中丞,全力赈灾,死于任上。

有《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曲集,为归隐后所作。他深知官场风波险恶、尔虞我诈,因而有些作品揭露和讽刺得相当深刻、尖锐;但老于世故,所以许多作品又表现出远祸保身、悠闲自适的消极情绪。

《元史》本传载:“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又载:“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褥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懈怠。……遂得疾不起。”这首小令可能就是 he 赴陕西赈济灾民途经潼关时所作。

潼关,内有华山外有黄河,是西安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多次朝代更迭,都曾在潼关发生征战。所以登临潼关,很容易触动思古之幽情,生发兴亡之感叹。

内容述评

这首小令可分三个层次。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这第一层写眼前自然景物。“峰峦如聚”,写行进中见四周山峰重叠、移动、聚拢的景象;“波涛如怒”,写行进中见滚滚黄河波浪汹涌、涛声震天的景象;“山河表里潼关路”是总提一句,既展现出潼关以山河为表里的险要形势,又点明了地点,照应了题目。

“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第二层扣紧题意写怀古。“望西都”,写站在潼关远望古都长安,以引发下面怀古之意。“意踟蹰”,写作者当时思潮起伏、沉吟徘徊的神情。“伤心”二句写起伏思潮的实际内容是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再强盛的帝国也都会消亡,再壮丽的宫阙也必将化为尘土,因而产生了一种历史的伤感和喟叹。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第三层是透过历史变迁、朝代更替看实质:无论兴也好,亡也好,老百姓始终处在痛苦的境地。

这首小令,通过怀古抒情,主要表达了两个层面的社会内涵。一是正视朝代更替,慨叹历史无情。“伤心秦汉经行处”,秦朝建都于咸阳,西汉、唐代建都于长安,所以长安可统称为“西京”;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都曾在这里干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如今怎么样呢?“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一层层堆积起来的废墟昭示了它们的灰飞烟灭,不可一世的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也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无情!二是在朝代更替、历史无情的基础上,作者又深入一层,揭示了在不断更替的皇权历史背后,还有一个始终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个朝代衰亡了,带给老百姓的是苦难,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了,带给老百姓的还是苦难:历史上的一切朝代更替,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这才是历史的实质!

中国古代的咏史怀古诗文很多,但大都停留在慨叹改朝换代、历史无情的层面上,并从而告诫当时的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不要骄奢淫逸,只有时刻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于是,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新统治者的“让步政策”,老百姓则把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然而即使朝朝有“让步”,代代有“开明”,又怎么样呢?结果只能延缓封建专制的寿命,根本不可能真正改变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处境。这样一个历史的根本问题,倒是被身为封建官吏的张养浩看到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不是站在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在真正为老百姓疾呼,从而动摇着封建专制的基本观念。张养浩的这一思想,可能与元朝初年兴起的反皇权专制思潮有关,也可能与他本人长期深入灾区、亲见老百姓的灾难、深感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有关。但不管怎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重复呼告是振聋发聩的,它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也体现出他对封建社会历史规律和实质的清醒认识。这样的思想深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一、拟人化景物的连类生发空间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两个写景句中的“聚”、“怒”二字,用的是拟人化手法,这一点,所有的论析文章都谈到了,但对它的表现作用,却都停留在“生动传神”的层面上一带而过,对它究竟传了什么“神”,谁都没有说过。其实这个拟人化,不仅把山、河写活了,而且与后文的内容有着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包含着多方面的连类生发意蕴。

“聚”字把群山写活了,“怒”字把河水写活了,这是拟人化手法的基本作用。潼关地区多高山峻岭,站在一处向四方望去,都是一层层、一群群的山峰,这是静态的“聚”。作者是为赈灾而奔波在潼关路上,路转人转山也转,时时会感到山峰的位置在移动,群峰仿佛随时改变着聚拢的方向和聚拢的形态,这是动态的“聚”。恐怕把这“峰峦如聚”想象成动态中的聚拢更切合原意。潼关绵延雄踞在群山的半腰,下临黄河,一路走来,时时听到那“惊涛裂岸”、滚滚咆哮的声音,这就像野兽在狂吼、人在怒叫一样。山形如聚,河声如怒,均贴切生动。但为什么要写这山河的生动呢?如果与诗的内涵没有联系,连山河也无须着笔,何论生动。所以这拟人的“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中肯定另有含蕴意义。

很容易想到的关联意义是潼关的历史政治地位。历史上许多王朝把国都定在长安,而潼关是扼守长安的要冲,诸多改朝换代的战争都与争夺潼关有关。因此,作品一上来就写潼关的山河形象,是为了凸现潼关的形势险要,从而顺势让人们联想到潼关的历史政治风云,这样也就自然地走向了咏史怀古的主题。这看法基本上是对的,但还不到位:“聚”和“怒”的特有意义尚未出来。如果仅仅是为了凸现潼关的形势险要,也未必要用拟人化手法,“聚”和“怒”也不是形容形势险要的最贴切字眼。因此,这里肯定另有比拟意义。

据《元史》记载,当时关中的旱灾十分严重,粮食颗粒无收,草根树皮已吃光,以至到了饥民“相食”、“杀子”的惨酷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民情激愤、山河动荡的情势是可想而知的;作